

新校注本

西遊記

吴承恩著

朱彤·周中明校注

吴小如审订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中



西游記

吳承恩 著 中
四川文艺出版社

● 新校本

● 朱彤

周中明

校注

吳小如

審訂

第二十九回

脱难江流来国土 承恩八戒转山林

妄想不复强灭，真如何必希求。本原自性佛前修，迷悟岂居前后？说出，悟即刹那成正，迷而万劫沉流。若能一念合真修，灭尽恒沙罪垢。

却说那八戒、沙僧，与怪斗经个三十回合，不分胜负。你道怎么不分胜负？若论赌手段，莫说两个和尚，就是二十个也敌不过那妖精。只为唐僧命不该死，暗中有那护法神祇保着他；空中又有那六丁六甲、五方揭谛、四值功曹、一十八位护教伽蓝助着八戒沙僧。且不言他三人战斗。

却说那长老在洞内悲啼，思量他那徒弟，眼中流泪道：“悟能啊，不知你在那个村中逢了善友，贪着斋供；悟净啊，你又不不知在那里寻他，可能得会？岂知我遇妖魔，在此受难。几时得会你们，脱了大难，早赴灵山。”正当悲啼烦恼，忽见那洞内走出一个妇人来，扶着定魂桩叫道：“那长老，你从何来？为何被他缚在此处？”长老闻言，泪眼偷看，那妇人约有三十年纪。遂道：“女菩萨，不消问了。我已是该死的，走进你家门来也。要吃，就吃了罢，又问怎的？”那妇

人道：“我不是吃人的。我家离此西下，有三百余里。那里有座城，叫做宝象国。我是那国王的第三个公主，乳名叫做百花羞。好名字。只因十三年前八月十五日夜，玩月中间，被这妖魔一阵狂风掇将来，与他做了十三年夫妻。在此生儿育女，杳无音信回朝。思量我那父母，不能相见。你从何来？被他拿住。”唐僧道：“贫僧乃是差往西天取经者。不期闲步，误撞在此。如今要拿住我两个徒弟，一齐蒸吃哩。”那公主陪笑道：“长老宽心。你既是取经的，我救得你。那宝象国，是你西方去的大路。你与我捎一封书儿去，拜上我那父母，我就教他饶了你罢。”三藏点头道：“女菩萨，若还救得贫僧命，愿做捎书寄信人。”那公主急转后面，即修了一纸家书，封固停当；到桩前解放了唐僧，将书付与。唐僧得解脱，捧书在手道：“女菩萨，多谢你活命之恩。贫僧这一去，过贵地，定送国王处。只恐日久年深，你父母不肯相认，奈何？切莫怪我贫僧，打了诳语。”公主道：“不妨。我父王无子，止生我三个姊妹，若见此书，必有相看之意。”三藏紧紧袖了家书，谢了公主，就往外走。被公主扯住道：“前门里，你出不去。那些大小妖精，都在门外摇旗呐喊，擂鼓筛锣，助着大王与你徒弟厮杀哩。你往后门里去罢。若是大王拿住，还审问审问，只恐小妖儿捉了，不分好歹，挟生儿伤了你的性命。等我去他面前，说个方便。若是大王放了你啊，待你徒弟，讨个示下，寻着你，一同好走。”三藏闻言，磕了头，谨依吩咐，辞别公主，转往后门之外，不敢自行，将身藏在荆棘丛中。

却说公主娘娘，心生巧计，急往前来，出门外，分开了大小群妖；只听得叮叮当当，兵刃乱响。原来是八戒、沙僧，与那怪在半空里厮杀哩。这公主厉声高叫道：“黄袍郎！”那妖王听得公主叫唤，即丢了八戒、沙僧，到底是妇人所制。还是妖魔狠？还是妇人狠？按落云头，撇了钢刀，搀着公主道：“浑家，有甚话说？”公主道：“郎君啊，我才时睡在罗帏之内，梦魂中，忽见个金甲神人。”妖魔道：“那个金甲神？上我门怎的？”公主道：“是我幼时在宫内，对神暗许下一桩心愿：若得招个贤郎骑马，上名山，拜仙府，斋僧布施。自从配了你，夫妻们欢会，到今不曾题起。那金甲神人来讨誓愿，喝我醒来，却是南柯一梦。因此，急整容来郎君处诉知，不期那桩上绑着一个僧人。万望郎君慈悯，看我薄意，饶了那个和尚罢。老婆替和尚讨分上，可疑，可疑。只当与我斋僧还愿，不知郎君肯否？”那怪道：“浑家，你却多心哩。甚么打紧之事。我要吃人，那里不捞几个吃吃。这个把和尚，到得那里，放他去罢。”公主道：“郎君，放他从后门里去罢。”妖魔道：“奈烦哩。放他去便罢，又管他甚么后门前门哩。”他遂绰了钢刀，高叫道：“那猪八戒，你过来！我不是怕你，不与你战；看着我浑家的分上，饶了你师父也。趁早去后门首，寻着他，往西方去罢。若再来犯我境界，断乎不饶！”那八戒与沙僧闻得此言，就如鬼门关上放回来的一般。即忙牵马挑担，鼠窜而行。转过那波月洞后门之外，叫声“师父！”那长老认得声音，就在那荆棘中答应。沙僧就剖开草径，搀着师父，慌忙的上马。这里，

狠毒险遭青面鬼，殷勤幸有百花羞。
鳌鱼脱却金钩钓，摆尾摇头逐浪游。

八戒当头领路，沙僧随后，出了那松林，上了大路。你看他两个齐齐嘈嘈，埋埋怨怨，三藏只是解和。遇晚先投宿，鸡鸣早看天。一程一程，长亭短亭，不觉的就走了二百九十九里，猛抬头，只见一座好城，就是宝象国。真好个处所也：

云渺渺，路迢迢。地虽千里外，景物一般饶。瑞霭祥烟笼罩，清风明月招摇。巍巍岸岸的远山〔1〕，大开图画；潺潺缓缓的流水，碎溅琼瑶〔2〕。可耕的连阡带陌，足食的密蕙新苗。渔钓的几家三洞曲，樵采的一担两峰椒。廓的廓，城的城，金汤巩固；家的家，户的户，只斗逍遥。九重的高阁如殿宇，万丈的楼台似锦标。也有那太极殿、华盖殿、烧香殿、观文殿、宣政殿、延英殿，一殿殿的玉陛金阶，摆列着文冠武弁〔3〕；也有那大明宫、昭阳宫、长乐宫、华清宫、建章宫、未央宫，一宫宫的钟鼓管箫〔4〕，撒抹了闺怨春愁。也有禁苑的露花匀嫩脸，也有御沟的风柳舞纤腰。通衢上〔5〕，也有个顶冠束带的，盛仪容，乘五马〔6〕；幽僻中，也有个持弓挟矢的，拨云雾，贯双雕。花柳的巷，管弦的楼，春风不让洛阳桥。取经的长老，回首大唐肝胆裂；伴师的徒弟，息肩小驿梦魂消。

看不尽宝象国的景致。师徒三众，收拾行李、马匹，安歇馆驿中。唐僧步行至朝门外，对阁门大使道：“有唐朝僧人，特来面驾，倒换文牒。乞为转奏转奏。”那黄门奏事官，连忙走至白玉阶前奏道：“万岁，唐朝有个高僧，欲求见驾，倒换文牒。”那国王闻知是唐朝大国，且又说是个方上圣僧，心中甚喜，即时准奏。叫：“宣他进来。”把三藏宣至金阶，舞蹈山呼。礼毕，两班文武多官，无不叹道：“上邦人物，礼乐雍容如此〔7〕！”那国王道：“长老，你到我国中何事？”三藏道：“小僧是唐朝释子，承我天子敕旨，前往西方取经；原领有文牒，到陛下上国，理合倒换。故此不识进退，惊动龙颜。”国王道：“既有唐天子文牒，取上来看。”三藏双手捧上去，展开放在御案上。牒云：

南瞻部洲大唐国，奉天承运，唐天子牒行：切惟朕以凉德〔8〕，嗣续丕基〔9〕。事神治民，临深履薄〔10〕，朝夕是惧。前者，失救泾河老龙，获谴于我皇皇后帝，三魂七魄，倏忽阴司，已作无常之客〔11〕。因有阳寿未绝，感冥君放送回生，广陈善会，修建度亡道场。感蒙救苦观世音菩萨，金身出现，指示西方，有佛有经，可度幽亡，超脱孤魂。特着法师玄奘，远历千山，询求经偈。倘到西邦诸国，不灭善缘，照牒放行。须至牒者。大唐贞观一十三年秋吉日，御前文牒。（上有宝印九颗）

国王见了，取本国御宝，用了花押⁽¹²⁾，递与三藏。三藏谢了恩，收了文牒。又奏道：“贫僧一来倒换文牒，二来与陛下寄有家书。”国王大喜道：“有甚书？”三藏道：“陛下第三位公主娘娘，被碗子山波月洞黄袍妖摄将去，贫僧偶尔相遇，故寄书来也。”国王闻言，满眼垂泪道：“自十三年前，不见了公主，两班文武官，也不知贬退了多少；宫内宫外，大小婢子、太监，也不知打死了多少；只说是走出皇官，迷失路径，无处找寻；满城中百姓人家，也盘诘了无数，更无下落。怎知道是妖精摄了去。今日乍听得这句话，故此伤情流泪。”三藏袖中取出书来献上。国王接了，见有“平安”二字，一发手软，拆不开书。传旨宣翰林院大学士上殿读书⁽¹³⁾。学士随即上殿。殿前有文武多官，殿后有后妃宫女，俱侧耳听书。学士拆开朗诵。上写着：

不孝女百花羞顿首百拜大德父王万岁龙凤殿前，暨三官母后昭阳宫下，及举朝文武贤卿台次：

拙女幸托坤宫⁽¹⁴⁾，感激劬劳万种⁽¹⁵⁾。不能竭力怡颜⁽¹⁶⁾，尽心奉孝。乃于十三年前，八月十五日，良夜佳辰，蒙父王恩旨，着各官排宴，赏玩月华，共乐清宵盛会。正欢娱之间，不觉一阵香风，闪出个金睛蓝面青发魔王，将女擒住；驾祥光，直带至半野山中无人处，难分难辨，被妖倚强，霸占为妻。是以无奈捱了一十三年，产下两个妖儿，尽是妖魔之种。论此真是败坏人伦，有伤风化，不当传书玷辱；但恐女死之后，不显分

明。正含怨思忆父母，不期唐朝圣僧，亦被魔王擒住。是女滴泪修书，大胆放脱，特托寄此片楮(17)，以表寸心。伏望父王垂悯，遣上将早至碗子山波月洞，捉获黄袍怪，救女回朝，深为恩念。草草欠恭，面听不一。

逆女百花羞再顿首顿首。

那学士读罢家书，国王大哭，三宫滴泪，文武伤情，前前后后无不哀念。

国王哭之许久，便问两班文武：“那个敢兴兵领将，与寡人捉获妖魔，救我百花公主？”连问数声，更无一人敢答。真是木雕成的武将，泥塑就的文官。那一国不如此。那国王心生烦恼，泪若泉涌。只见那多官齐俯伏奏道：“陛下且休烦恼。公主已失，至今一十三载无音，偶遇唐朝圣僧，寄书来此，未知的否。况臣等俱是凡人凡马，习学兵书武略，止可布阵安营，保国家无侵袭之患。那妖精乃云来雾去之辈，不得与他觐面相见，何以征救？想东土取经者，乃上邦圣僧。这和尚‘道高龙虎伏，德重鬼神钦。’必有降妖之术。自古道：‘来说是是非者，就是是非人。’可就请这长老降妖邪，救公主，庶为万全之策。”那国王闻言，急回头，便请三藏道：“长老，若有手段，放法力，捉了妖魔，救我孩儿回朝，也不须上西方拜佛；长发留头，朕与你结为兄弟，同坐龙床，共享富贵如何？”三藏慌忙启上道：“贫僧粗知念佛，其实不会降妖。”国王道：“你既不会降妖，怎么敢上西天拜佛？”那长老瞒不过，说出两个徒弟来了。奏道：

“陛下，贫僧一人，实难到此。贫僧有两个徒弟，善能逢山开路，遇水叠桥，保贫僧到此。”国王怪道：“你这和尚好没理。既有徒弟，怎么不与他一同进来见朕？若到朝中，虽无中意赏赐，必有随分斋供。”三藏道：“贫僧那徒弟丑陋，不敢擅自入朝，但恐惊伤了陛下的龙体。”国王笑道：“你看这和尚说话，终不然朕当怕他？”三藏道：“不敢说。我那大徒弟，姓猪，法名悟能八戒。他生得长嘴獠牙，刚鬃扇耳，身粗肚大，行路生风。第二个徒弟，姓沙，法名悟净和尚，他生得身长丈二，膀阔三停，脸如蓝靛，口似血盆，眼光闪烁，牙齿排钉。他都是这等个模样，所以不敢擅领入朝。”国王道：“你既这等样说了一遍，寡人怕他怎的？宣进来。”随即着金牌至馆驿相请。

那呆子听见来请，对沙僧道：“兄弟，你还不教下书哩。这才见了下书的好处。想是师父下了书，国王道，捎书人不可怠慢，一定整治筵宴待他；他的食肠不济⁽¹⁸⁾，有你我之心，举出名来，故此着金牌来请。大家吃一顿，明日好行。”沙僧道：“哥啊，知道是甚缘故！我们且去来。”遂将行李、马匹，俱交付驿丞⁽¹⁹⁾。各带随身兵器，随金牌入朝。早行到白玉阶前，左右立下，朝上唱个喏，再也不动。那文武多官，无人不怕。都说道：“这两个和尚，貌丑也罢，只是粗俗太甚。怎么见我王更不下拜，喏毕平身，挺然而立！可怪，可怪。”八戒听见道：“列位莫要议论。我们是这般：乍看，果有些丑；只是看下些时来，却也耐看。”那国王见他丑陋，已是心惊；及听得那呆子说出话来，越发

胆颤，坐不稳，跌下龙床。幸有近侍官员扶起。慌得个唐僧，跪在殿前，不住的叩头道：“陛下，贫僧该万死，万死！我说徒弟丑陋，不敢朝见，恐伤龙体，果然惊了驾也。”那国王战兢兢，走近前搀起道：“长老，还亏你先说过了；若未说，猛然见他，寡人一定唬杀也。”国王定性多时，便问：“猪长老，沙长老，是那一位善于降妖？”那呆子不知好歹，答道：“老猪会降。”国王道：“怎么样降？”八戒道：“我乃是天蓬元帅，只因罪犯天条，堕落下世，幸今皈正为僧。自从东土来此，第一会降妖的是我。”国王道：“既是天将临凡，必然善能变化。”八戒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！也将就晓得几个变化儿。”国王道：“你且变一个我看看。”八戒道：“请出题目，照依样子好变。”国王道：“变一个大的罢。”

那八戒也有三十六般变化。就在阶前，卖弄手段，却便捻诀念咒，喝一声叫“长！”把腰一躬，就长有八九丈长，却似个开路神一般。吓得那两班文武，战战兢兢；一国君臣，呆呆挣挣。时有镇殿将军问道：“长老，似这等变得身高，必定长到甚么去处，才有止极？”那呆子又说出呆话来道：“看风。东风犹可，西风也将就；若是南风起，把青天也拱个大窟窿。”那国王大惊道：“收了神通罢。晓得是这般变化了。”八戒把身一矮，依然现了本相，侍立阶前。

国王又问道：“长老此去，有何兵器与他交战？”八戒腰里掣出钯来道：“老猪使的是钉钯。”国王笑道：“可败坏门面。我这里有的是鞭、铜、瓜、鎚、刀、鎗、钺、斧、

剑、戟、矛、镰，随你选称手的，拿一件去。那钯算做甚么兵器？”八戒道：“陛下不知。我这钯虽然粗夯，实是自幼随身之器。曾在天河水府为帅，辖押八万水兵，全仗此钯之力。今临凡世，保护吾师，逢山筑破虎狼窝，遇水掀翻龙蜃穴，皆是此钯。”国王闻得此言，十分欢喜心信。即命九嫔妃子：“将朕亲用的御酒，整瓶取来，权与长老送行。”遂满斟一爵，奉与八戒道：“长老，这盃酒，聊引奉劳之意；待捉得妖魔，救回小女，自有大宴相酬，千金重谢。”那呆子接杯在手，人物虽是粗卤，行事倒有斯文。对三藏唱个大喏道：“师父，这酒本该从你饮起；但君王赐我，不敢违背，让老猪先吃了，助助兴头，好捉妖怪。”那呆子一饮而干，才斟一爵，递与师父。三藏道：“我不饮酒，你兄弟们吃罢。”沙僧近前接了。八戒就足下生云，直上空里。国王见了道：“猪长老又会腾云。”呆子去了，沙僧将酒亦一饮而干道：“师父，那黄袍怪拿住你时，我两个与他交战，只战个手平。今二哥独去，恐战不过他。”三藏道：“正是，徒弟啊，你可去与他帮帮功。”沙僧闻言，也纵云赶将起去。那国王慌了，扯住唐僧道：“长老，你且陪寡人坐坐，也莫腾云了。”唐僧道：“可怜，可怜！我半步儿也去不得。”此时二人在殿上叙话不题。

却说那沙僧，赶上八戒道：“哥哥，我来了。”八戒道：“兄弟，你来怎的？”沙僧道：“师父叫我来帮帮功的。”八戒大喜道：“说得是，来得好！我两个努力齐心，去捉那怪物，虽不怎的，也在此国扬扬姓名。”你看他：

缥缈祥光辞国界，氤氲瑞气出京城。领王旨意来山洞，努力齐心捉怪灵。

他两个不多时，到了洞口，按落云头。八戒掣钯，往那波月洞的门上，尽力气一筑，把他那石门筑了斗来大小的个窟窿。唬得那把门的小妖开门看见是他两个，急跑进去报道：“大王，不好了！那长嘴大耳的和尚，与那晦气色脸的和尚，又来把门都打破了。”那怪惊道：“这个还是猪八戒、沙和尚二人。我饶了他师父，怎么又敢复来打我的门！”小妖道：“想是忘了甚么物件来取的。”老怪咄的一声道：“胡缠！忘了物件，就敢打上门来？必有缘故。”急整束了披挂，绰了钢刀，走出来问道：“那和尚，我既饶了你师父，你怎么又敢来打上我门？”八戒道：“你这泼怪，干得好事儿！”老魔道：“甚么事？”八戒道：“你把宝象国三公主，骗来洞内，倚强霸占为妻，住了一十三载，也该还他了。我奉国王旨意，特来擒你。你快快进去，自家把绳子绑缚出来，还免得老猪动手。”那老怪闻言，十分发怒。你看屹迸迸咬响钢牙，滴溜溜睁圆环眼，雄赳赳举起刀来，赤淋淋拦头便砍。八戒侧身躲过，使钉钯劈面迎来；随后又有沙僧举宝杖，赶上前齐打。这一场在山头上赌斗，比前不同。真个是：

言差语错招人恼，意毒情伤怒气生。这魔王，大钢刀着头便砍；那八戒，九齿钯对面迎来。沙悟净，丢开

宝杖；那魔王，抵架神兵。一猛怪，二神僧，来来往往甚消停。这个说，“你骗国理该死罪”；那个说，“你罗闲事报不平。”这个说，“你强婚公主伤国体！”那个说，“不干你事莫闲争。”算来只为捎书故，致使僧魔两不宁。

他们在那山坡前，战经八九个回合，八戒渐渐不济将来，钉钯难举，气力不加。——你道如何这等战他不过？好照应。当时初相战斗，有那护法诸神，为唐僧在洞，暗助八戒、沙僧，故仅得个手平；此时，诸神都在宝象国护定唐僧，所以二人难敌。那呆子道：“沙僧，你且上前来与他斗着，让老猪出恭来。”他就顾不得沙僧，一溜往那蒿草薜萝，荆棘葛藤里，不分好歹，一顿钻进；那管刮破头皮，搨伤嘴脸，一毂轳睡倒，再也不敢出来；但留半边耳朵，听着梆声。那怪见八戒走了，就奔沙僧。沙僧措手不及，被怪一把抓住，捉进洞去。小妖将沙僧四马攒蹄捆住。毕竟不知端的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【总 批】

一个百花羞，便够断送此魔矣。八戒、沙僧，何必又多此闲事。

那怪尚不是魔王，这百花羞真是个大魔王。人若不信，请名（暝）目思之，方知我不作诳语也。

注 释

〔1〕 崒崒（fù律） 崒崒（zú足）——形容山势高崇险峻。

〔2〕 琼瑶——指白玉。

〔3〕 武弁（biàn便）——武士的帽子，旧时以称武官。

〔4〕 箫（yuè悦）——同“龠”。古代一种管乐器，似笛而稍短。

〔5〕 通衢（qú渠）——大路。

〔6〕 五马——古代诸侯驾车用五匹马，汉代太守也用五马。这里指高官显宦的车驾。

〔7〕 礼乐雍容——形容举止端庄大方，文明有礼貌。

〔8〕 凉德——薄德，指德不足为君。

〔9〕 丕（pī批）基——指帝位。丕，大。

〔10〕 临深履薄——即“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”。喻处境危险，常怀戒惧之心。

〔11〕 无常——佛教用语。意为世间一切事物忽生忽灭，变幻无定。后以称阴司勾命鬼，这里指死亡。

〔12〕 花押——用花体字签名画押。

〔13〕 翰林院、大学士——翰林院，封建时代中央机构名。始置于唐，后代沿之，司起草诏令及编修国史等事。大学士，官名。明中叶以后，位尊权重，入阁者兼领大学士，官高于六卿。

〔14〕 坤宫——指王后所居的宫殿。

〔15〕 劬（qú渠）劳——辛勤劳动。

〔16〕 怡颜——怡用作动词。使（父母）欢悦愉快。

〔17〕 片楮——片纸。指书信。楮，纸的代称。

〔18〕 不济——不中用，不行。

〔19〕 驛丞——官名，始置于明代。掌邮传迎送等事。

第三十回

邪魔侵正法 意马忆心猿

却说那怪把沙僧捆住，也不来杀他，也不曾打他，骂也不曾骂他一句。绰起钢刀，心中暗想道：“唐僧乃上邦人物，必知礼义；终不然，我饶了他性命，又着他徒弟拿我不成？——噫！这多是我浑家有甚么书信到他那国里，走了风汛〔1〕，等我去问他一问。”那怪陡起凶性，要杀公主。

却说那公主不知，梳妆方毕，移步前来。只见那怪，怒目攒眉，咬牙切齿。那公主还陪笑脸迎道：“郎君有何事，这等烦恼？”那怪咄的一声，骂道：“你这狗心贱妇！全没人伦。我当初带你到此，更无半点儿说话。你穿的锦，戴的金，缺少东西我去寻。说尽妇人情态。四时受用，每日情深。你怎么只想你父母，更无一点夫妇心？”那公主闻说，吓得跪倒在地，道：“郎君啊，你怎么今日说起这分离的话？”那怪道：“不知是我分离，是你分离哩。我把那唐僧拿来，算计要他受用，你怎么不先告过我，就放了他？原来是你暗地里修了书信，教他替你传寄；不然，怎么这两个和尚，又来打上我门，教还你回去？这不是你干的事？”公主道：“郎君，你差怪我了。我没有甚书去。”老怪道：“你还强

嘴哩〔2〕！现拿住一个对头在此，却不是证见？”公主道：“是谁？”老妖道：“是唐僧第二个徒弟沙和尚。”——原来人到了死处，谁肯认死，只得与他放赖。公主道：“郎君且息怒。我和你去问他一声，果然有书，就打死了，我也甘心；假若无书，却不枉杀了奴奴也。”那怪闻言，不容分说，轮开一只簸箕大小的蓝靛手，抓住那金枝玉叶的发万根〔3〕，把公主揪上前，摔在地下，执着钢刀，却来审沙僧。咄的一声道：“沙和尚，你两个辄敢擅打上我们门来，可是这女子有书到他那国，国王教你们来的？”

沙僧已捆在那里，见妖精凶恶之甚，把公主攒倒在地，持刀要杀。他心中暗想道：“分明是他有书去。救了我师父，此是莫大之恩。我若一口说出，他就把公主杀了。此却不是恩将仇报？罢，罢，罢！想老沙跟我师父一场，也没寸功报效；今日已是被缚，就将此性命与师父报了恩罢。”遂喝道：“那妖怪，不要无礼！他有甚么书来，你这等枉他，要害他性命！我们来此问你要公主，有个缘故。只因你把我师父捉在洞中，我师父曾看见公主的模样动静。及至宝象国，倒换关文，那皇帝将公主画影图形，前后访问。因将公主的形影，问我师父沿途可曾看见。我师父遂将公主说起，他故知是他女儿，赐了我等御酒，教我们来拿你，要他公主还宫。此情是实，何尝有甚书信？你要杀就杀了我老沙，不可枉害平人，大亏天理。”那妖见沙僧说得雄壮，遂丢了刀，双手抱起公主道：“我一时粗卤，多有冲撞，莫怪，莫怪。”遂与他挽了青丝，扶上宝髻，软款温柔，怡颜悦色，